

皇  
清  
經  
解

金

清

經

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七百一十七

學海堂

漑亭述古錄

嘉定錢進士

述古錄

卦位論

八卦之位由五行定震爲龍東宮蒼龍也離爲鳥南宮朱鳥也兌爲澤西宮咸池也坎爲溝瀆北宮元武也四者木火金水也則各正其方坤以爲土而居西南乾以爲金而居西北艮之居東北也以爲頤果巽之居東南也以爲木其序皆自然而不可亂也以八卦爲五行則金有二而木有三雖然八卦者歲氣也歲氣爲木故曰帝出乎震又曰萬物出乎震而卦之象木者且有六乾之爲木果實也坎於木爲堅多心剛在中也艮於木爲堅多節剛在外也離於木爲折上稿焚也震之爲竹爲稼猶爲

木也巽固爲木矣木核于乾而燔于離故坤兌不爲木是皆歲氣之遞變也歲氣之變有八故麻有八節律有八風樂有八音卽八卦也有離乎五行者哉非五行則無以爲八者之序矣此其說通乎明堂陰陽禮曰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是也而引其端于蠱與巽之彖爻辭蠱之先甲後甲以有震也巽之先庚後庚以有兌也易無震木兌金之象故于二卦特言其日爲水爲火爲土象固有之則其日不著于易以爲可推而知也明堂之制考工記曰五室大戴禮曰九室五五行也九八卦與中央也分之爲九合之爲五而已淳于登言水木交於東北木火交於東南火土交於中央金土交於西南金水交於西北合之易義尤明艮爲山水得山而止木得山

之象卦位見矣以此知爲三易皆然也且大傳之文更有其明切者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離聖人豈止謂文王耶如圖爲文王所作則文王以前聖人之聽天下未嘗南面耶抑南面而不取諸離耶艮也者萬物之所成始而成終也所謂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者也非夏正則無以合之古者秣建正作于孟春卒於冬分時是謂成始成終至殷湯而始起冬至冬至非艮則不得謂之成始成終三代異建而秣術起于孟春者唯夏正夏正爲古秣故堯典用之于冬曰便在伏物非卽坎爲隱伏乎此足以明大傳之義而在文王前千餘年則圖豈必俟文王而始作之與然則孰作之曰畫卦之始先有象有象卽有位至卦具而象顯

則從乎其位而已庖犧氏觀象以畫卦圖必庖犧之所作也文王云乎哉

### 爻辰論

京君明鄭康成釋周易皆言爻辰爻辰者以乾坤十二爻當十二辰也乾鑿度曰乾陽也坤陰也並如而交錯行乾貞于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于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順成其歲歲終從屯蒙此六十四卦主歲之術卦各有爻辰惟言乾坤者爲陰陽之主故也乾貞于子坤貞于未皆謂初爻乾左行陽時六故始于子而終於戌此二家所同也坤右行陰時六則始未而終酉者京氏說也始未而終巳者鄭氏說也其不同何與曰此同出於律辰也十二律皆隔八相生謂之隨月律卽月令十二



月所中之律也有月律則有合聲周禮太師掌以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合聲仍月律之辰而易其始終之序蓋本法天之合辰故月律之六陰律始大呂而終應鍾合聲之六陰律始大呂而終夾鍾也鄭氏之爻辰本乎月律月律之行順故爻辰亦順京氏之爻辰本乎合聲合聲之行逆故爻辰亦逆蓋康成以十二爻分主十二月而京氏以兩爻合主一月故十二爻而有二十四爻之用也二家之爻辰既本月律與合聲矣月律合聲皆以大呂爲陰之首坤初何以顧首函鍾曰此乾坤九六之理也乾用九黃鍾長九寸故乾始焉坤用六函鍾長六寸故坤始焉坤之必始函鍾猶乾之必始黃鍾也以律呂相生



之術論之五聲旋宮爲六十調則十二律相承爲日律日有六十也七均旋宮爲八十四聲則十二宮相承爲月律月有十二也月律六陰聲卽日律六陰聲之衝辰于是三律之在東北者退而居西南焉三律之在西南者進而居東北焉其退者卽坤之下卦其進者卽坤之上卦故曰鄭氏之爻辰本乎月律也京氏之退下卦而居南進上卦而居北猶康成也而乾初之有坤四乾四之有坤初適與合聲相應故以一術率之使下卦之三爻自南而東焉上卦之三爻自北而西焉則乾之下卦以坤上卦爲合聲乾之上卦以坤下卦爲合聲故曰本乎合聲也夫十二律中陽無倍律而陰有倍律三焉故乾惟自貞其辰而坤貞于所衝之辰二家所本又各不同故鄭氏以六陰月律之衝辰

爲爻辰京氏以六陽月律合聲之衝辰爲爻辰司馬彪曰斗從天而西此鄭氏之爻辰也又曰日違天而東此京氏之爻辰也從其所衝視之瞭如矣緯以坤爻爲右行二家何以有順有逆曰順者先右而後左逆者先左而後右左右無定名惟其所行而已予讀太師職文得二家爻辰之旨故具論之

堯典中星漏刻解

中星者距日前後之星也晝夜有永短則漏刻有進退而昏明中星去日之度亦殊故言中星必推漏刻知漏刻而南方正中爲何星可得而定矣釋堯典中星言漏刻者二家馬季長也鄭康成也二家於晝夜適均之漏同爲五十刻其長短之極馬氏以六十刻爲最長四十刻爲最短而鄭氏最長僅有五十五

刻最短乃有四十五刻孔仲達據麻家之術益晝漏昏明五刻  
因以馬氏所言爲不易之法而斥鄭爲妄於平烏知鄭固未嘗  
妄乎漏刻隨地之南北而差九服之地漏刻同者唯二分爲然  
日之出入正中人之所見無異也至其餘月日行有南北而人  
之見其出入又有早晏于是日永日短之中又有漏刻之不齊  
焉故地近南則晝夜漸平地近北則晝夜絕遠固其理也古麻  
昏明中星冬至去日八十二度春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  
率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此地處南北正中之度也馬氏所  
言漏刻卽本此術以每日百刻周天三百六十度立算冬至晝  
四十刻加昏明五刻天行一百六十三度半  
之得八十一度夏至晝六十刻加昏明五刻天行二百三十四  
度半之得一百一十七度春秋分晝五十刻加昏明五刻天行百  
九十八度半之得九十九度各  
于算外得星此四率此例法而未及乎南北之差蓋其說已



畧矣唐世造大衍秬援以爲歲差之證謂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中未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中過四序進退不離午正間然二至中星既東西十二度則其星之正中不先後十二日乎雖其先後未盈十五日尙在一月之中第所謂日中宵中者必限在二分則日永日短亦必以二至爲限固不容有先後于其間矣烏火虛昴言星者二言宿者亦二火謂大火非謂心星鄭志固已言之而昴者冬至之中星也昴之末中猶有十二度迨其中也已非日短之極矣卽尾十一度者雖不必以夏至之日正中而入于析木之次謂之大火可乎從鄭氏漏刻則冬至日在虛五度昏中星去日九十

一度昴初度中夏至昏中星去日百九度尾三度中尾三度者

大火之次也

依前法立算加昏明五刻冬至五十刻天行百八

度半之得百八度各于算外得星其二分去日各九十九度春分張五度中秋分虛九度中也以虛五爲冬至日所在則大火終于尾

九度

此其地必處中國之極南而二氣差三度十有八日差

一刻倍于南北正中之數故校馬氏所言五刻也不然康成之

注考靈曜固嘗言九日而增減一刻矣豈不知馬氏漏刻之術

而顧爲是說歟然則堯典何以舍其所都冀州之中星而顧言

中國極南之中星且其地果何在也曰堯時中國極南之地卽

羲叔所宅之南交司馬貞以爲交趾者也叔于南交致日中星

以日爲宗因而攷驗焉堯典所記卽叔上之于朝者耳記南交

之中星則自南交以北皆可差次而知故不必記冀州之中星

也元時四海測驗南海衡岳夏至晝漏皆與鄭氏所言相近南海

五十四刻衡岳五十六刻

今廣州爲天下之最南而冬至晝漏四十二刻四

分不過當古之四十四刻耳

古漏百刻今法九十六刻比例得之

南交又在廣州

之南則冬至之晝當長于廣州我于是知鄭氏所言必南交無疑矣若然里歲二差堯時已有之康成已知之歟何以後世始言之也曰古無此二者則堯典必不言日永星火日短星昴康成必不言曰見之漏五十五刻于四時最長日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短蓋古固有之中間偶失其傳耳康成之注必有所據安知非諸儒不知而鄭氏獨知之也古虞夏七術冬至日躔往往不同是卽歲差之理其遺文至今猶可攷見卽里差可知矣冬至日所在何以不言虛一度曰古歲差無定是以虞



喜何承天祖冲之之徒所言歲數不同大衍以爲虛一度者特就其術推之耳今據漏刻以求冬至之昴中則日當在五度又

參以日行遲速而四仲中星皆合予故不取大衍之說也

隋書張胄

元傳曰日行自秋分以後至春分其行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九十度自春分以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案此與後世盈縮術相似今依其法推之二分距冬至前後九十五度距夏至前後八十八度冬至日在虛五度則春分日在昴六度夏至日在星二度尾三度中秋分日在氏十度虛九度中也春秋左氏傳

曰元枵虛中也又曰婺女元枵之維首元枵起婺女之初則其中爲虛四度歲之差而東也直一度耳我安知左氏所言者不

卽在唐虞之世乎然則馬氏之說非歟曰何可非也馬氏據洛

陽言之

今河南晝短三十八刻八分卽古之四十刻

洛陽去冀州不遠可以推知陶

唐帝都之中星特釋堯典之文不若鄭氏爲尤密也

古之昏明刻今之矇影也古昏明五刻卽今矇影十八度但  
今法時地不同矇影亦異古則定爲五刻耳依今術求得堯  
時極南之地二分矇影三刻半日後九十九度得中星冬至  
矇影四刻日後九十度得中星夏至矇影五刻半日後百十  
度得中星俱爲近之又今廣州冬夏至晝夜較十一刻十四  
分依鄭注止較十刻則又在廣州南無疑古無矇影率故文  
中不言

### 三江辯

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  
入海北江在毘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  
海皆陽州川此釋職方也卽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尙書始別

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唯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質之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殆不如康成之說矣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道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考之水經沔水自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毘陵以入海者爲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者爲中江具載沔水經文及附記